

● 季冠武 著

风雨桃花洲

——
季冠武作品集

U TAOHUA ZHOU

中国文史出版社

风雨桃花洲

季冠武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桃花洲 / 季冠武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10

(中国学人丛书. 第2辑)

ISBN 7-5034-1708-0

I. 风… II. 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4799 号

风雨桃花洲

作 者: 季冠武

责任编辑: 于保政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江苏如东县文华彩印厂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4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708-0/G·0347

定 价: 260.00 元(全套) 本册定价: 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由承印厂负责退换。



作者简介

季冠武，江苏泰兴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生（丙寅年腊月初二），中共党员、军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 1967年摄于镇江



▲ 1981年摄于杭州

目 录

MU LU

- 风雨桃花洲 /1
闯河西 /28
男女都含一腔血 /43
海燕双飞 /59
秦 娟 /97
蚕豆早熟 /113
犯 忌 /146
回 城 /162
且见公婆 /177
晚来风 /198
不要问我哪里去 /240
后记 /270

风雨桃花洲

—

炽烈的战斗在荒凉的江边上打得难解难分。

这里，废弃了的驿道上，旋风卷起了尘土，就象当年的旗手在扬鞭疾进；老死了的银杏树，张开僵硬的枝干，托着那些空空的鸦窝；栖宿在这倒塌了的圩岸下面的长脚翠鸟，早已远走高飞了；江猪偶然在水面上现一现它那黑色的笨重的身躯，又惊恐地栽到大江深处；小渔船慌张地收起了渔网，张开双翅样的双桨，箭一般地射向芦苇港汊；东来西往的那些扯着大白帆的商船，都从老远的地方折向了南，小心翼翼地紧贴着江南岸边缓缓地行驶……枪声统治着这里，铅弹呼啸在天空、水面。

这场恶战，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在滨江城里响起的，滚到这里，打到现在，差不多继续了十多个小时了。战斗中占优势的—方是滨江县国民党的保安团一连。连长侯朝顶约三十多岁的年纪，着一身鼠灰色的军装，腰中束着一条两寸来宽的武装带，脚穿黑色高统靴，手提十响盒子枪。远看样子倒还威武；近看时，这种威武就大大减色了。他那副脸孔的模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在一根灯草的棉油灯光下揭开蒙脸纸看到的那种冷却了的死尸——蜡黄的没有韧性的皮肤，似乎离开了里层组织，从下颌两旁牵拉下来，过长的脸孔，显得更长了。今天（一九三〇年中秋节的前一天），他已经付出了二十多个士兵的生命作代价，终于

把他的敌人逼到大江边上,完成了三面包围,胜利在望了。他兴奋地在一个荒坟后面支起身子,一只脚跪在地上,拿起望远镜观察着。好一会儿,他的脸渐渐扭歪了,嘴里不禁发出一声:“咦?!”

原来,组成这次恶战的另一方现在竟只有一个人。他是红十四军某部侦察班班长李大树,他穿一身黑色布衫,端着一支套筒步枪。此外,他腰中还挂了一双用各种颜色的布条打起来的新鞋。刚才,在战斗的空隙中他曾把脚上的那双穿透了的草鞋换下来,一看脚太脏了,终于没有舍得把这双新鞋从腰中解下来,索性光着那双长满了老茧的脚板,跪伏在一座渔民生野炊用的废锅台里,继续和敌人战斗。

2

李大树对于这三面是敌人一面是长江的险恶环境,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他那厚敦的嘴唇和那浓密的眉际间还隐藏着一种成功的喜悦和胜利者的骄傲呢。昨天夜里,他带了六个侦察员悄悄地进了滨江城,干掉了守牢的士兵,砸开牢门,把城北乡的三个农会干部劫了出来,出城的时候被敌人发觉了,凭着一阵子手榴弹,硬顶硬冲,打出城来,可是,他们被钉上了。一个连的白军,苦苦地缠住他们,他想尽了种种办法都摆脱不了。总不能把敌人引到苏区去呀!在城西十里亭,李大树拿着出城时缴到的那根套筒步枪,一个人阻击着敌人。等到六个侦察员同志掩护着三个农会干部从沟头里折向北走了以后,他咬咬牙,向南一面跑一面放着枪,把敌人引到江边上来了。

现在,他枪膛里只剩下了最后一颗子弹了,他在寻找最有价值的目标。当他发现一个白军军官正用望远镜看着他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瞄准着,食指伸向扳机……

侯朝顶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手只有一个人,脑子里塞满了疑问,充满了恼怒。突然,望远镜中发现一支夺取生命的步枪对着他,他顿时觉得一阵凉风通向头顶,“呀”了一声,向下一倒,同

时,左臂上象被击了一拳,他没命地拉开破锣似的嗓门:

“捉活的,替我活捉他奶奶的!”他痛苦地抚摸着臂膀。

李大树看看敌人从三面涌上来了。他把根套筒枪朝泥土里猛然一插,拔出来看看,只是枪口里塞进了些泥。他再用力向废锅台上一击,锅台塌了一角,枪还是没有坏。他望了望长江,站起来一个转身,枪飞落到长江波涛中去了。他用双赤脚在这废锅台里一扫,弹壳叮叮当当地滚下江去。还有什么呢?地上还有双穿透了的草鞋,鞋虽破了,也不能给敌人拣到,也用脚把它挑下江去。于是,他对涌上来嚷着“捉活的”的敌人,大声说:

“跟我来吧!”

他纵身一跃,江面上立即升起了一朵巨大的白花,又迅速地跌落下来。江水呜咽一声,打了个漩涡儿,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欢畅地簇拥着向东流去……

侯朝顶的左臂上只是被擦去了一块皮,已经迅速地用白纱布包了起来。他跑到废锅台旁边,对惊呆了的士兵,抡着盒子枪,喷着唾沫,大声地嚷道:“打!打,给我打啊!”

他看着茫茫的大江,突然,老远发现了一个人头,他一甩盒子枪,朝那里放了一枪,嚷了一声“打”,人头忽现了一下,又不见了。他咬着牙,把望远镜套到眼睛上望着望着。从他身旁射出来的子弹一个劲地向浩瀚的江面上撒去。终于,他拿下望远镜,嚷道:

“还打什么鬼?奶奶的。”

枪声骤然停止了。

“那是什么地方?”他指着东南方。那里,大江中间有一座被芦苇包围着的绿色小洲。

站在他旁边的一个班长回答说:“桃花洲,连长,那叫桃花洲。”

“封船！”

那个班长喊上几个士兵去找船了。好半天，空着两手回来了，一条船也没有找到。

“找！找不到杀你奶奶个头。”侯朝顶打了个呵欠，疲倦地躺在江边上。

酝酿着暴风雨的乌云在遥远的西方天空翻腾着。残阳给茫然的江面披上了血红色的鳞甲。江燕迅速地从水面掠过。江水急促地扣击着岸边的乱石瓦砾——晚潮的前锋到了。

二

4

桃花洲，是由于它堤岸上下、茅屋前后、小河旁边处处是色彩绚烂的桃花而得名的。不过那要到春天才能看到。现在，高大茂密的芦苇早已从四面浅滩上把它包围起来，桃树衰老了。这时，龙爪花却从厚厚的桃花落叶下探出纤细的爪子，在闻醉了秋风送来的稻花香味以后，立即开得火红火红。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从西北面对江传来的枪声。使桃花洲染上了惊恐的气氛，早上出去的渔船，中午都进了港。晾在茅屋外面的衣服还没有干就收进去了。庄房里的保正也过早的吆喝着忙月（注一）把晒在外面的谷子送到仓库里落了锁。现在，枪声停止了，桃花洲平静了，鸭儿上岸了，鸡儿归窝了，茅屋上升起了炊烟。

西北面圩岸上一个衰疲的老人用昏花的眼睛向芦苇荡中搜索着，吆喝着：

“噢——”

在芦苇深处，李大树倚着一个土堆睡着了。李大树，二十三年前的冬天，当他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母亲却闭上眼

睛与这世界长辞了。他长到八岁的那年，他那做了一世长工的父亲，又被反动派无辜抓进大牢，被折磨死了。他在财主的牛背上长到十五岁，就在龙河上摇起了渡船。两年前，他的渡船白天黑夜里架着共产党员去联系龙河两岸受苦受难的人民。当龙河上插起红旗的时候，他也跨进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的行列里——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参加了红军。

今天，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长江呢。当他被那浑浊的江水拥抱着摔向一个无底深渊的一刹那，他那象夏天开放的荷花一样洁白又象田头小溪一样清澈见底的历史，在他脑子里迅速地流过了一遍；除了不能为革命事业继续斗争外，还有哪一点是引为遗憾的呢？没有。他坦然地准备付出他年青的生命。可是，在江水把他轻轻地托起的时候，他猛悟过来，心中嘀咕着：“在龙河里成长的共产党员，难道就不能征服长江了吗？”于是，他一个猛子扎下去，从绿色的水底窜了上来，辨别一下方向，饱吸一口带着水花的空气，又一个猛子从斜刺里扎下去……他终于上了浅滩。

“这是一个什么去处呀？”，他问着自己。在烂泥巴中蹒跚地挤进遮天蔽日的芦苇里，好容易找到一块稍为干燥的土堆，一坐下来，疲倦侵袭着他，于是，他倚着土堆，睡着了……

晚潮悄悄地包围着他那双赤裸的脚跟，戏谑地舐着他的脚板，他翻了个身，又去追寻那未尽的好梦去了……

他梦见的是什么？他那双大手为什么老是抚着那双挂在腰中的用各式布条打起来的新鞋，而他那厚敦的嘴唇上总是泛着笑意呢？难道就是关于那双新鞋的故事闯入了他的梦境了吗？

……移营的时候，侦察班住的那家房东老大娘从她还是做新媳妇时娘家陪送的针线筐中拣出了一把各种颜色的布条送给李大树。她说：“孩子呀，看你脚上草鞋又破了。用这个打双鞋穿穿。”这是关系到群众纪律的问题呀，李大树怎么能接受呢？他耐

心地对老大娘解释着。可是,老大娘说:“缸里没水了,你马上去挑,灶前没草了,你马上去抱,小板凳缺腿了,你马上装上,筐子坏了,你马上修起来。一点布条算什么群众纪律呢?惹我生了气,你就犯了群众纪律了。”李大树再怎么解释也不行,一个硬要送,一个无论如何不接受,就在两个人脸儿渐渐变红、嗓门儿渐渐变粗的时候,刘政委来了。老大娘滔滔不绝地向刘政委讲了一大片后,逼着刘政委替收下来,否则,她就不让李大树走。终于刘政委答应了,他抚着李大树的头说:“打双鞋穿穿,走到天涯海角,都要记住群众对红军的这番心意。”于是李大树谢了老大娘,收下了这把布条。他打了一双最好的鞋,就是一直舍不得穿,草鞋穿破了几双,这双鞋还是一直挂在他腰中……

随着江水上来的翘嘴黄鲟,在浅水里扑打了一会,甩着尾巴在李大树脚旁游了一周,找寻到了进攻的方向,在他的踝骨下猛扎一口,又活泼泼地逃开了。李大树这才收起了脚,用手搔搔,迷迷糊糊地睁开两眼,看到在芦苇中乱窜的潮水时,才意识到危险,他站在土墩上面,想看一看四周的情况,可是,除了看到一块被晚霞染红了的天空外,其余都被太高太密的芦苇遮住了。

应该在潮水升足前找到一块安全的地方。他辨别了一下方向,推开两旁的芦苇前进,渐渐地水齐到大腿了。赤链蛇拖着细长的身子,逃到芦苇顶端,垂下头来,向李大树吐着鲜红的细舌头。潮水愈涨愈高,芦苇愈来愈密,他的前进也愈来愈困难了。他有些懊悔,不该跑到这里面来,不过,他没有后退,他踏断芦苇前进着。当水涨到腰部的时候,天已经渐渐地暗下来,他猛推一把芦苇,身子向前一倾,他的脸突然撞在一个象肉团团的东西上面,接着,一种带着烂青草气息的热气,扑进他的鼻子里,他抬头一看,原来那是一个老牛鼻子和嘴巴。牛抬着头,向他瞪着奇怪的眼睛。

有老牛就有人家。李大树跨上了还是孩童时骑过的牛背，一抖缰绳，老牛规规矩矩的转过头来，从它来时踏出的路上踏着水走着。一会儿，它在芦苇荡里的一条港汊上游了起来。当老牛向主人的呼唤声音游去的时候，在李大树心中升起的那股侦察员的警惕性，使他将种种可能发生的遭遇都反复地捉摸到了。

他牵着牛上了高大的圩岸。老人高高兴兴地揩着眼泪说：

“二虎哥，你真是个救苦救难的菩萨，哪家有了事你就出来帮忙。”老人显然看错了人了。他不等李大树开口，不停地讲下去，“我心中想着，大概是你回来了。这早晚除了你二虎哥外，谁还会有胆量在这芦苇荡里？一看，果然是……”

老人从李大树手中接过缰绳时，这才看清了是个陌生人，一下把后半句话缩回去了。

“老大大，”李大树说：“亏得碰到你家的牛……”

“咦？不是二虎子吗？”老人打断了李大树的话，自己问了自己一句后，对李大树拱着手说：

“对不起，小哥，把我的这头救命牛拉上来了。”

李大树只好再说一句：“老大大，不是你家这头牛，我不晓得能不能出这个芦苇荡呢！”

“对，不是桃花洲的人吧？”

李大树用早已编好的话回答着：“行船的，篙子打了滑，掉下江的。”

“难中人呗。”老人打量了一下李大树，说：“我们有缘分，走，小茅屋里过一宿；只是挤些。”

升得老高的月亮，被重重叠叠的深灰色的云朵遮住了，大地上得到的只是一些惨淡的白光，一无人声，二无犬吠，除了轻风推着晚潮在圩岸外面轻轻地呻吟外，大地是寂静的。

走了长长的一段没有行人的圩岸，这正是李大树所希望的。

这时除了这位老人外，再也没有谁知道他到了这个小洲上。可是，当他们走下圩岸，走到一个有四、五家人家的村落的时候，老人在一个草顶砖壁的屋子面前停下来，说了句“买包烟”，把缰绳交给李大树，推门进去了。李大树拉着牛向前走了几步，避开屋子里射出来的灯光，闪到暗处，焦急地等待着。好一会儿，老人兴致冲冲地拿了包黄烟出来，一个妖艳的女人，点着灯跟到门口，妖声妖气地说：“那位小哥，咋不进来坐坐？”老人说：“不早了，明天带他来玩吧。”

老人接过李大树手中的缰绳说：“别的没有什么招待你了，买包烟你吸吸。”

8 真是天晓得，这李大树打生下来到现在，一口烟都没有吸过，他从来不明白吸烟是为了什么？他要劝老人去退掉，又恐怕老人趁高兴再对那妖艳女人去讲一遍关于自己的话，因此，也就算了，留给老人自己吸吧。

他们到了一间独立的小茅屋前面，这是老人的家了。老人把牛牵进了倚着两棵桃树搭起来的牛棚，这才打开茅屋的门，把李大树让进屋里，推上门，点起了油灯。

李大树打量着这个老人的家，只有一间小屋。一进门跨两步就到了沿后壁横放的芦苇床面前，床上堆着一条破旧的被絮。床的东面紧靠着东壁。床的西头有两三尺宽的空处，放着一个退了漆的木箱。向左一转，看到左面靠着壁放了一张旧桌子，桌子放着一些小瓶小罐。再向右转看右边，那里放着一个没有烟筒的土灶，这家里所以这样黑洞洞的，大概是这里冒出来的烟熏焦了的缘故。

老人在锅里放上了些水，用几根劈柴在锅洞里生起火来，他让李大树先烤烤衣服，自己从桌底下的筐子里倒出些菱角来，一面吸着烟，一面剥着。两个人谈着谈着，李大树把衣服烤干了，

老人也把菱角剥好了，李大树所想了解的情况也都清楚了。

老人姓赵，按排行叫赵老大。因为他的老伴早在三年前的中秋节桃花洲倒圩时淹死了，与老伴一起淹死的，还有他的十六岁的儿子。所以现在成了孤老头了。

谈到三年前的倒圩的情景，赵老大心有余悸地说：“那次桃花洲的人淹死了一半，庄稼全毁了。那时我家有两间房子呢，早上一睁眼，鞋子都浮到床沿上来。我连忙出去拉牛，牛刚拉到手，房子就冲倒了，我的那个老伴和儿子就没有能出来。剩下了我这个老不死，伏在牛背上没有被淹死。”他闪着泪花说：“我什么都完了，就靠这头牛，没有它，饭也吃不上了。再说，万一再有个灾难，还要靠它救命呢。今天吃中午饭的时候，对江一打仗，它就脱了缰进了芦苇荡，不是你小哥，我今晚喊死在江边上也没得用呀！”

李大树最关心的是桃花洲的政治情况，也从赵老大口中了解了些。桃花洲的田地，全部是滨江城里的大地主周家的，他在桃花洲设了个收租的庄房，庄房里管账的账房先生，就兼当地的保正。据赵老大说，桃花洲是没有一个兵一根枪的。

李大树心中想着，如果赵老大不去买那包黄烟，今晚住在这里，就是白军过江来抓，也是不大容易找到的。现在，他总觉得他到桃花洲的事情，已经被那个妖艳的女人当作新闻传出去了。于是，他暗暗地决定了，吃点东西后就到北面渡口附近去等候，瞅机会过江。因为，他还是昨晚出发时吃过东西的呢，肚子是饿慌了。

菱肉汤煮好了。赵老大从锅里盛了一碗端给李大树，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将就喝些吧。”

身上一文钱没有，李大树暗暗问自己：“吃了后怎么办？可不能在这个地方破坏群众纪律呀！”想来想去，看到挂在腰中的

这双心爱的鞋子，这才打定主意。于是，他谢了一声赵老大，接过碗来，拿起筷子，只听得一声巨响，油灯立即被扑熄了。霎时，屋子里灌满了大风，格扎格扎地晃动起来，屋上的灰尘草屑簌簌地抖落下来。

黑暗中，李大树感到这房子的东壁已经没有什么遮拦了。仔细一看，果然，东面的芦笆壁不见了，只有几根孤零零的柱子竖在那里。他一下子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只听得赵老大家在绝望地喊着：

“咋好呢？完啦！”

10 原来，这桃花洲穷人家的房子是很简单的。一般的都是用树木搭起架子，上面盖上稻草，四面是先用芦苇夹好笆壁，再用竹篾扎到柱子上去。赵老大这房子东壁的芦笆早破了。前几天，他就拆下来重扎了一个，竹篾也劈好了，就是一个人没法扎上去（因为扎壁必须有两个人，一里一外，外面的人把篾片穿进来，里面的人把篾片头绕着柱子穿出去），庄房里行船的二虎子曾经答应来帮他的忙的，可是，这几天他行船去了，赵老大只好把芦笆暂时倚在柱子上，用几根棍子抵着。现在暴风到了，才是第一阵子就被刮倒了。

第二阵风又从江面上呼啸过来了。这个没有壁的小房子将会立即被它掀翻。

李大树连忙丢下碗，把裤带紧了一紧，跑出去，吃力地把倒下来的芦笆重新倚到柱子上去，第二阵风暴赶到了，他用尽最大力量，紧紧抵住。赵老大手忙脚乱地一面用木棍支撑，一面说：

“不行啦，看样子天老爷要和我家算总账啦！”

天空象锅底一样的漆黑，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呢。

“快，把篾子拿来！”李大树搬了张板凳站在外面，叫赵老大到屋里去。刚刚在中间扎上一道，又一阵风暴袭来了。芦笆的两

边象张了两只翅膀，猛烈地扑打着柱子，李大树牢牢地拉住箴片，才没有从破板凳上跌下来。可是，箴片却深深地切进他右手的虎口里去了。他咬着牙，把箴片拉出来，借着强烈的闪电光，他刚好看到染着鲜血的箴片，在惊天动地的雷声中，瓢泼大雨劈头盖脑地泼下来了。他移动一下身子，使自己站得更稳一些，把箴片穿进去。赵老大胡乱地在里面摸着，好半天才能穿出来，嘴里还不断叨念着“小哥，小哥”，——扎壁的工程进行得非常缓慢。

桃花洲沉浸在暴风骤雨中……

三

11

……桃花洲沉浸在暴风骤雨中。

拖着一身泥水的侯朝顶，带着十几个落汤鸡样的士兵，狼狈地敲开了庄房的黑漆大门。

侯朝顶，打了一天的仗，把人都打不见了，剩下了最后一个还跳江跑了。活的没有捉到，连人头也带不回去一个。跑了这样重要的案子，连长的位子是不保住了，不知道头还能不能保住呢！在望远镜中，已经看清了那个共产党上了桃花洲，只是一条船也找不到。一直等到十点钟，才从龙窝港附近拖了一条船来，弄船的人还是跳江走了。于是，他亲自带了一个班，叫士兵划着这条船，眼看天变下来了，船老是在江心里兜圈子，他不知骂了多少声“奶奶的”，总算在暴风雨前面赶到了桃花洲。当他们走在那个只有三、四寸宽的界岸（注二）上的时候，本来就是使人提心吊胆的短命路，偏偏又遇到了大风雨，人一个劲地向稻田里滚，跌跌爬爬地摸到庄房门口，一个个已经不成人形了。

保正点头哈腰地把这位没有好声气的连长让到客厅里，忙着叫人烧饭，找人烧大烟，派人打听共产党的下落。庄房里上上